

五月,暮春将尽,初夏未至,我出去参加儿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典礼。走之前,得知今年恰逢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林徽因女士诞辰120周年,也是她和梁思成先生入学宾大100周年,该校将为林徽因女士补发建筑学位证书的消息,就想着一定要参与一下这难得一遇的盛会。

五月,宾大校园里繁花已落,一派郁郁葱葱,每个角落都有在拍照留念的毕业生们,让整个校园充满离别愁绪。毕业典礼分为两天,其中5月18日是各学院自己的典礼,20日则是整个宾大的毕业典礼。当18日晚上,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在毕业典礼上给林徽因的家人补发学位证书的时候,我正在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错过了这个时刻。好在韦茨曼设计学院在第二天,专门举办了一场纪念林徽因的

活动,我报名参加,算是躬逢盛会。韦茨曼设计学院的主楼是一座漂亮的四层欧式红砖小楼,哥特式的尖顶配上高大厚重的圆弧形穹顶,有一种中世纪城堡的神秘感,仿佛走进了《哈利·波特》里的霍格沃茨。

纪念活动被安排在主楼四楼的圆形会堂里,大

及正在宾大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

林徽因纪念活动的流程很简单,韦茨曼设计学院的院长弗里茨·斯坦纳先生、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女士和来自中国的交流学者等一起缅怀了林徽因在宾大的学习和生活。台下很多人都是林徽因的粉丝,对她在建筑与设计领域,以及在保护

“偶遇”林徽因

吕迅

大概能容纳二三百人。我们提前半小时到场,但早已没了座位,只能在会场侧边的通道里找了个勉强能站着的空间。当天的听众大都是东方面孔,除了像我们这样来参加孩子毕业典礼的中国家长外,还有来自梁思成和林徽因曾供职的清华大学的师生,以

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卓越成就就很熟悉,但对她在宾大四年的学习生活却大都知之不详,所以这场纪念活动,也是给我们补上了珍贵的一课。

宾大在百年之后为林徽因补发建筑学的学位证书,其中还颇有一些故事。1924年,20岁的林徽因和梁思成、陈植三人,带着成为建筑师的梦想一同到宾大求学。梁思成和陈植都顺利被建筑系录取,林徽因则被告知该校建筑系“不收女生”,理由是“建筑系学生经常要熬夜画图,女生无人陪伴无法适应”。林徽因只好转去美术系,成了美术系的一名学生。倔强的林徽因并未轻易放弃



夜光杯



散步(插画) 王瑜雯

关于结节的那些事儿

胡金文



杏林夜谈

以前医生给病人看病,总是看对方的脸色、舌苔、皮肤……说到底,看的是病人的外表,病人脑子里有没有瘤、肺上有没有结、胃里有没有虫……那是没法“看”的。现在医学发达了,有了CT,就像给医生装上了“火眼金睛”,什么癌细胞,什么肠息肉……“看”一个准。

40岁的王先生最近来就诊,说在体检中意外得知肺里有一个5毫米大小的“磨玻璃结节”,这让他非常焦虑,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肺癌”,是否需要立即手术。真是得了“谈癌变色”的心事。

肺部结节到底要紧吗?其实,医生会根据各种因素综合评估结节的恶性风险,如果医生认为结节恶性概率比较高,可能会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包括靶扫描和增强CT(提供更详细的结节图像)、PET-CT(评估结节的代谢活性,帮助区分良恶性)和非手术活检(如经支气管镜或经皮穿刺活检,获取组织样本进行病理学检查)。如果医生认为是低风险结节,一般建议定期随访,观察结节的动态变化从而做出准确诊断。

根据多年从事影像诊断工作的经验,有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是尽量在同一家医院复查,一方面避免机器和后处理软件不同产生误差,另一方面减少了要带外院的片子或光盘或U盘的麻烦。第二是首次发现肺结节,一般建议先随访复查,即使是高危的结节,也可以先短期内(1个月左右)复查看有无变化再作决定,因为这一般不影响治疗效果。如果结节复查几年没变化,说明良性概率比较高,但少数结节(惰性肺癌)可能在后面的复查中变大,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放弃定期随访。第三是绝大多数肺结节不需要做增强CT扫描,个别1厘米以上的怀疑恶性可能性大的实性结节可以考虑做增强。

最后送上一个应对肺结节的口诀:肺部结节不慌张,须知多数本性“良”;先去医院看专科,判断随访或微创。心态放松是第一,牢记定期要随访,要是结节往恶劣,腔镜手术帮你忙。

(作者为同济大学附属普陀人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

七夕会

七夕会

小区隔壁是一所重点小学,每天上学和放学两个时段最是闹猛,送学和接学的车流和人流熙熙攘攘。尽管学校正门前就是一条大马路,犹如承载不下。

现时不比以往,大多数人接送小孩都是汽车。试想,一辆车接送一个孩子,学校有上千名学生,就算半数孩子由汽车接送,也得几百辆汽车,故而车子纷扰,排成长龙;人流密密匝匝,宛若蚁群。学校采取错峰放学、公安部门专门派遣交警在此执勤,疏导方便交通勉强得以维持,最艰辛的是公交车经由此路段,必得蜗行龟爬,要许久方始能挣脱拥堵。

对面的体育场锻炼身体,经常碰到送学高潮。好在过慢车道时,电动车和自行车会避让一下,过斑马线时,汽车总会暂停让道。我多次注意到一辆自行车载着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停下,骑车的是个时尚年轻的姑娘,穿着朴素,面容偏瘦,略有些沧桑感,估计是个工厂女工。载着的小男孩不到十岁,也偏瘦,看样子是个低年级学生,背上的书包却体积不小,乃知现今的学生学业业实不轻。这时段,我看到最多的镜头是送学汽车停下,车门打开,孩子轻捷跳下,沉重的书包则由父母,甚而爷爷奶奶,抑或外公外婆背着,相偕

向学校走去,几乎无一例外。然而,这对骑着自行车来学校的母子,则是孩子背着书包,和妈妈牵着手,一步一步向学校大门走去。因为有过几次照面,这个镜头便难以忘怀,更令人感慨良多。这也使我想起数年前的镜头——那时,我也是接送

自行车上的孩子

吴翼民

孩子大军中的一员,外孙上小学和中学时,有段时间接送任务落在我身上。我不开汽车,也没电动车,骑的是一辆“老坦克”脚踏车。初时,外孙上小学,我还能顶上一顶。当他进入初中后,我就有些力不从心,人和车皆乏力。我不服老,每次去接他时,总是把书包朝车前筐里一放,让

弃梦想,她选修了建筑系除了男体写生和人工地现场课程外几乎所有的建筑课程,成绩甚至优于同班优秀的男生。学习期间,她与梁思成等男学生们一同上课,整天和建筑系同学们一起画图,没有任何“不适应”。在宾大求学的最后一年,林徽因这位非建筑系学生竟然受聘为“建筑系助教和建筑设计的业余指导教师”,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宾大对于林徽因这样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女性建筑学家和校友的忽视,几乎长达百年。直到2018年,林徽因去世六十三周年之后,美国《纽约时报》补发了一则关于林徽因的讣闻。讣闻主要介绍了林徽因对中国建筑事业的贡献,并指出,之所以补发讣闻是为了“弥补当年因性别歧视造成的遗憾”。这则讣闻引起了宾大的关注,他们在翻看林徽因当年的成绩册后,才发现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建筑学家,当年的成绩如此出色,却竟然从未获得建筑学的学位。于是宾大校方决定,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给林徽因补发那张迟到了将近百年的学位证书。林徽因的工作和成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学校的首肯。学校为林徽因圆了她未了的心愿。

一百年来,沧海桑田,林徽因在宾大求学留下的遗迹已经不多。在校区西南角的斯普鲁斯街上,有一座掩映在绿树影间的

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座城市有早期自然形成聚落的阶段,有统治阶层在行政上作出区划规定的阶段,有建造城池并有规划地建设城市的阶段。上海地区的城池建造较为集中地始于明代,最为人所熟悉的是明嘉靖三十二年上海县城的建造。

上海的城墙遗址在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中收录了四处,分别为老宝山城遗址、上海古城墙和大境阁、川沙城墙一角、云间第一楼台基。2021年出版的《上海市志·文博卷》,我有幸作为青年学者参与编纂,主要承担第一篇《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纂。搜集整理资料之后,我查到上海古城墙遗址有九处,分别为金山卫古城墙遗址、南汇古城墙遗址、奉城古城墙遗址、老宝山城遗址和宝山古城墙遗址、川沙古城墙遗址、上海县城墙遗址、嘉定古城墙遗址、松江古城墙遗址、云间第一楼台基。限于体例,收入志书的仅六处,撰为条目的仅宝山古城墙和老宝山城遗址、上海县城墙遗址两处。

宝山古城墙和老宝山城遗址的建造可追溯到明初,前者始建于明洪武十九年,在嘉定县治东四十里处,因置吴淞江守御千户所而建;后者建于明正统九年,在嘉定县治东八十里处,此处是洪武十九年为清浦镇早寨,嘉靖三十六年更名为协守吴淞中千户所。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在清浦镇靠海处的土山上筑烽火台作为长江口往来船只的航标,明成祖赐名宝山。万历六年,吴淞中千户所因宝

红砖砌成的两层半欧式小楼,是林徽因在宾大读书时租住的公寓。这所公寓在1971年就被改成了叫House of Our Own Books的旧书店。这间旧书店的空间狭小,能利用的角落几乎都塞满了旧书。店里只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小小的柜台里拿着笔在写什么。看到我们进来,他只抬头和我们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就又低头去忙了,大概是见到中国游客来此已经见怪不怪。书店狭窄走道一侧的墙上,贴着林徽因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橱窗里则放着几本介绍林徽因的中文版图书。想到我此刻就站在百年前林徽因曾住过的公寓里,着实有种思往抚今的感慨。

从旧书店里出来,重新回到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宾大校园,身边又都是年轻人扑面而来的青春笑脸。想来这里,也曾回荡着20岁的林徽因银铃般的笑声。那是一段怎么样的灿烂青春啊!那又是一位怎么样的勇敢女性啊!

山之名而更为宝山千户所。宝山城曾筑城,但为海水所毁,宝山千户所的城址始终在清浦早寨。清雍正三年,嘉定东境析为宝山县,治所在吴淞千户所,属于今天的宝山区,过去的宝山城从此称为老宝山城,今属浦东高桥。

上海县城墙遗址这一条目,需要修订之处较多。上海县城的建造由时任光禄寺卿的上海县绅顾从礼上疏请求,并带头捐款四千两,1997年版旧志所载上疏者顾从义实为从礼之弟。老城墙保留至今的有两段,一在黄浦区大境路口即大境道观所在,另一段在露香园路、人民路路口,由于长期被民用建筑包围,2006年拆迁时才被发现。旧志所称道光六年两江总督陶澍题“旷观”二字今已不见,而道光六年陶澍的职衔为江苏巡抚;又载道光十六年建石牌坊,由总督陈奎题额“大千胜境”,陈奎自道光十五年起历任署理江苏巡抚、江西巡抚、江苏巡抚,仅在十九年陶澍逝世时署理了两江总督之职。曾有市民进入道观看到题有“大千胜境”的石坊上落款时间为道光十七年,可惜我实地考察时未能亲见,便没有作出修改。大境阁现为道教协会活动场所,石坊上有“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仙境别开云一线,世天此生阁三层”的对联,是文物古迹在当下的面貌。

此外,我还考订了始建于明代的嘉定县城墙遗址,由于该处在2014年才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这轮修志未能收入。

忘年交贤友小张喜书法,由赵之谦而溯湖北魏碑刻。迷赵之谦时,他买了上海人美版的赵帖行书《吴镇诗》、陶渊醉之;购西泠印社出版社的《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视同拱璧,还热忱送我一本,众乐乐。我过意不去,过些日子回赠一本荣宝斋的《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我们都希望能有一幅叔叔先生的真迹,但价格着实不菲。小张书法进入《龙门二十品》等北碑之后,初衷依然。

近日,接到他微信,附图片,云:“此《始平公碑》拓片,可购乎?”我对拓片行情不清楚,感觉肯定有点小贵,何况古董市场真假难辨。于是说心里话:如果只是用来临习和欣赏,可买出版的字帖,或高精度的复制品,几近真迹。如收藏,务请当心假货。现下我宁可买高仿书画欣赏,比如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小张不响。我又说:“如果真的喜欢,就出假货价格买了。错了也就错了,对了更好。”小张回了个OK,手势加微笑表情符,显然他喜欢这张大如床单的拓片。

刹那间产生共鸣和回想。因为年轻时,我在月薪36元的情况下,咬咬牙买过一张很大很大的拓片——《郑文公碑》。碑是摩崖石刻,乃魏碑圆笔之佼佼者,沉稳道丽。20世纪70年代某个春二月,我在南京东路朵云轩,一见,便如命里相遇,买下,6元。现在再将其展开,古朴沉雄之气宛然,1500多年前的书法神采奕奕。拓片估计拓于清代,墨色黝黑,略带微黄的白字点画中,可见纸纹丝丝然。轻抚纸面,目光贴近,仿佛它曾是碑石的肌肤,带着原石的灵气和暖意;这感觉,印刷品复制品确实无法替代。

家中挂有一幅清代李铁桥的隶书。李铁桥到底是山东济宁人,还是江苏苏州人,《书画家字典》存疑。李常常和好友钱泳逛荒山野岭,见古碑就别去苔藓,观摩欣赏拓下,不觉日之将暮。

印象更深的是徐霞客。明崇祯九年九月,徐年届五十,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伟大的一次壮游。行前给亦师亦友的大文人陈继儒写信:“弘祖(霞客名)将决策西游,从群荆夜郎以极隅铁桥之外。其地皆豺啾豸喙,魑魅纵横之区,往返难以时计,死生不能自保……”背了衣被,霞客携上书籍笔墨盘缠,仆人带一袋米以及小铁锅打火石,就这样上路了。他的旅行考察常常是艰苦和危险的。荒山野径,就地取水,抓几把米,生一团火,一碗热粥解饿。霞客酷爱碑刻,一路上访碑、探碑、读碑、抄碑、拓碑、收集拓片。他在广西的古庙殿宇中“以瓦磨墨录其碑”。在桂林屏风岩攀登山洞,“余一人洞,即采嫩松拭两崖,开辟剔翳,而古刻露焉。字尽得松膏之润,如摹拓者然……”在漓江程公岩,为了抄录高崖上的范成大所书铭,他赶到半里外的村落,以衣服作抵押,借一架梯子,扛到岩石之下,“尽录无遗”。为获得象鼻岩水月洞所刻之范成大书法,徐霞客四处寻找拓工,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提价勒索,从五月初九起直到六月初八,才得拓片,却“拓法甚滥恶,然无如之何也”。

回看《始平公碑》,北魏方笔之王者,雄强朴茂,字如星布,具龙腾虎威之势,历来评价极高。愿酷爱此碑的贤友小张能买得真拓以藏。

原拓有暖

赵韩德

养育